

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

东莞文学 作品选

尹玉湘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东莞文学作品选

尹玉湘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莞文学作品选/尹玉湘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10

ISBN7 - 5059 - 3567 - 4

I. 东… II. 尹… III. 文学综合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416 号

书 名	东莞文学作品选
主 编	尹玉湘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30 千字
印 张	18
印 数	0001 - 3000 册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059 - 3567 - 4/I · 2726
定 价	平装:29.80 元 精装: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陈庆祥

一位世界著名的女作家，意大利的法拉奇说过：“写作是世界上最令人振奋，最令人满意的职业。”

在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我还是认为文学有着摸不着看不见的神奇力量。

读各种名人的传记，他们大都说自己青少年曾受过文学作品熏陶。

熏陶，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教育培育方式，它没有规则条文，没有强迫命令，但却会对一个人一生的思想行为、生活习惯和学识品行产生巨大影响。

而文学作品，就是这种熏陶的最好载体。

有司法界的人士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盼望有这么一天，我们建监狱的钱，全部用来建图书馆！

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被人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文学事业除了重要之外，她有另一个特点。

职业虽无贵贱之分，但文学事业为社会服务的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却是其他职业很难相比的。例如你是

卖烧鹅的，今天一天卖出 50 只烧鹅，那你今天的劳动就为 50 个人作了服务；你是卖时装的，你今天卖出 100 件时装，那你今天的劳动就为 100 人作了服务，也仅此一百几十人而已。但假如你是个作者，你今天写出了一篇好作品，登在市报上，那你今天的劳动就为几十万人以至上百万人作了服务；登在省报上，就为几百万人以至上千万人作了服务。你是制杯子的，你制出的杯子长者可能用上十年八年，短者可能三两天就被打烂，但你如果写出一篇好作品，那不就是几年，而是几十年以至几百年一直长踞书店的畅销书行列；如果你是制矿泉水的，你制的矿泉水大概只在广东售卖，一般不会卖到东北去，但如果你写了一篇好作品，那就不仅可以与全国读者见面，还可能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去。由此观之，文学事业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

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观点会被某些人讥为幼稚可笑，但我还是固执地这样认为。据我所知，在东莞的作家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文学十分痴迷。尽管当今商潮汹涌，金涛澎湃，不少人以搵钱挖银为乐事，新成语“为富不文”应运而生，但他们能在躁动的商潮中保持冷静，在文学的园地里默默耕耘，虽然文学创作这行业常和清贫寂寞连在一起。

应该说，东莞作者作家对缪斯的虔诚，并非今日开始，在解放后五十年来，其创作热情一直燃烧不停。

我家的书橱一直端放着两本保存了好几十年的东莞文艺作品选集，一本是 1955 年的东莞县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得奖作品选辑》（大概当时东莞还没有一间像样的印刷厂，此书是在广州市人民印刷厂印刷的），一本是 1961—1962 年的东

莞群众文学艺术创作比赛《得奖作品选》。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历了文革的烧书狂潮，这两本书终于被想方设法保存了下来。后来又历经了六七次搬家从乡村搬到小镇，从小镇搬到城市，很多有用没用的东西都丢弃了，但这两本书始终舍不得丢弃。为的是这两本书记录了我们东莞文学创作的脚印和轨迹。你看，1955年的一批获奖作者，经过1957年的反右风暴后，二十多年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1962年的一批获奖作者，后来也在文革中死的死，外流的外流，或心灰意懒停笔不写了。东莞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当数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能经常开展作品研讨活动，创作成绩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当数钟百凌同志主持东莞市作家协会的工作之后。你看，东莞市本土作家李逸江、莫树材，邓慕尧、周世勤等，笔耕不辍，佳作连续问世，频频获奖，有的出版了五六本书。从外地调入东莞市的张锡麟、詹谷丰、胡海洋等作家，给东莞文坛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令人更为感到可喜的是，黄应秋、李泽林、李泽光、方舟、航亿苇、雷丹、陈先礼等一批青年作家，以锐不可挡之势，杀上东莞文坛，并迅速成为主力军成员，写出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好作品。

据我所知，此书的出版，得到市委宣传部长黄良轩、副部长陈复森和市文化局长尹玉湘的亲切关怀，我相信全市作家都会和我一样，对领导的关怀致以无言的感谢。

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入选作品，过分偏重于九十年代发表的新作，五十年发表的一篇也没有，六十年代发表的只有《脚板》一篇，七十年代发表的只有《望香港》一篇，八十年代发表的也只有《吉美》、《永远的旅人》和

《泥泞的村道》几篇。在一本献给建国五十周年的作品选本，有70多篇作品的集子里，各年代作品的分量显得有点偏轻偏重。不过，出现这情况也可以理解，因为限于篇幅，规定每个作家送稿时，每种体裁只能送一篇，这样，每个作家就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送来。一般地说，作家的写作是越写越成熟的，因此每人都把近期较成熟的作品送来，谁愿意把早期初学写作时那幼稚的习作示人呢？

难怪！

但这样一来，人们就读不到傅立山五十年代写的《送支水笔给亲郎》、《阿金节约再卖粮》等山歌作品了。不过也好，年轻的诗人可以多几个放声歌唱了，“雏凤清于老风声”嘛！

1999年10月10日凌晨

（作者系广东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东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目 录

序	陈庆祥	1
---------	-----	---

小 说

泥泞的村道	陈庆祥	3
将士象车马炮卒	詹谷丰	18
水命人	胡海洋	33
少年大哥	汪 晟	61
吉美	杨双奇	78
祖传银镯	曹文润	92
从家乡捎来的哈达	丁仁仲	106
选村官	邓慕尧	120
理发问题	莫树材	130
哑女姻缘	李逸江	148
村事三题	黄应秋	169
蕉麻项链	钟百凌	182
碑石	周世勤	187
寻常英雄	李泽林	195
哑巴	陈先礼	214
松子	雷 丹	219

东莞文学作品选

爱情红绿灯	李泽光	234
幽深的小巷	邱剑少	258
港币三十万	徐欢来	272
归宿	傅佐良	287
发迹后的遭遇	傅立山	321
白荷	严泽	343
爱情特区	陶青林	350
蝓蝓	曹洪霖	359
流逝的渔歌	萧光明	375
军礼	蔡建伟	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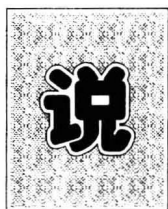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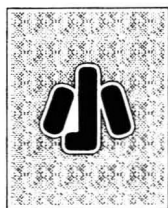
散 文

粉红色的回忆	邓慕尧	387
脚板	陈庆祥	392
悲壮的尴尬	卢锡铭	397
呵，外婆桥	钟百凌	402
问“鼎”之旅	莫树材	407
尘封的老屋	李逸江	414
古埠斜阳	周世勤	420
沙田风情画	王少文	427
康提巡礼	张锡麟	433
倾听钟声	詹谷丰	441
离别三章	胡海洋	445
山林，生命的摇篮	丁仁仲	450
记忆中的一片绿	陈先礼	454
对城乡标志性雕塑的一种解读（外一篇）	方舟	459
随笔三题	许垂龙	464

有容乃大 (外一篇)	刘建中	469
杂文二题	何煜南	473
谈廉洁 (外一篇)	黄锦棠	477
苦苦的咖啡	黄应秋	481
游鼎湖山	石亚明	485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	邹 萍	491
天上有颗东莞星	苏 惠	495
倩妹	刘少卿	500
水翁	张铭新	506
情系土地	萧光明	509

诗 歌

望香港	谭日超	515
落叶赞	周自涛	523
机器的乡愁 (外一首)	方 舟	525
蝴蝶缤纷 (四首)	航亿苇	529
献诗: 玛雅	庞清明	534
三人行	汪 晟	536
凯旋	邓慕尧	540
一种农事	何超群	543
听老师唱颂宋词	舒润彬	545
春魂	丁仁仲	547
东莞之旅 (外二首)	黄品功	554
永远的旅人 (外一首)	汤桂平	558
母亲·儿子·勇士	黄乃康	560
后记		565



泥泞的村道

陈庆祥

—

熹微的晨光偷偷地从窗口流泻进临时宿舍，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醒过来了。

这些因终日在乡野辛劳，长期受阳光和海风薰染而略显粗犷的农村姑娘，只有在这酣梦初醒，仿似梨花带露的时刻，才充分显露出姑娘们娇艳秀丽的青春气息。

全村公认最漂亮的姑娘、刚满二十岁的何凤珍，带着朦胧的睡意醒过来了。她像往日早晨刚睡醒时那样，不忙着睁开眼睛，在被窝里蹬直手脚，张开小巧好看的樱唇，长长地打个呵欠。

她双脚刚一动，右脚就触到了另一个人的脚。开始他并不以为意，因为她每天晚上都是和妹妹淑琴睡在一起的，家里地方小，两姐妹从小就同睡一床。但很快地，远处工地隐隐传来的高音喇叭播放的乐曲声提醒了她：这不是在家里！于是，她记起来了：为了参加修建公社的这项水利工程，昨天傍晚她和自己村里的一班男女民工，出发来到了这个靠近工地的村子里扎营，借用村子里的小学校教室作临时宿舍。这地板铺了禾草的四年级教室，睡的是她们二十多个女青年。妹妹没有来工地，自己是一个

人睡的。那么这只脚是谁的呢？噢，也许是邻铺的哪一个烂脚鬼，把脚伸了过来吧！

她想到，今天是参加修建之水利工程开工的第一天，应该早点儿起来，拾掇一下工具，准备开工。于是，她准备把手臂向左右两边平伸一下，伸个懒腰之后，立即掀开棉被，起床穿衣。可是，正当她的手臂向左右两边平伸开去之时，她像触电一样猛地一惊——她的右臂触到了一个显然是睡在她旁边的人的嘴唇和下巴，而那下巴像毛刷一样扎刺着她手臂的嫩肉，这分明是一把乱楂楂的胡须！

她赶紧睁开眼睛，侧头向右一望：天呀，我的老天爷！——被窝里竟睡着一个穿红背心的男青年！

“哎呀！”她本能地失声惊叫起来，身子同时向左边一滚，蚊帐壁猛地受压，一下子拉断了绑蚊帐的细绳，牵动了横过宿舍中间挂蚊帐用的铁线，使全宿舍的二十多张蚊帐全都一下子猛烈抖动起来。

“什么事？什么事？”二十多个姑娘全都一齐惊醒，恐怖地从被窝、蚊帐里伸出头来，互相吆喝壮着胆。

穿红背心的男青年也猛地惊醒，睡眼惺忪从塌下的蚊帐里探出头来。人们一下就认出，他是同村一起来修水利的民工郑七引。开始，他像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傻愣愣地望着四周，当他看清楚从周围被窝和帐子里伸出来的，全都是梳着小辫子的脑袋时，他惊得像疯了似地立即站了起来，绝望地大叫一声“啊咧咄！”连送着做枕头的外衣外裤也来不及穿，就连跌带爬地向宿舍门口冲去……

二

“你为什么要强奸妇女？”

“我，我不是强奸……”

“如果你不是强奸，那为什么要半夜跑进女宿舍，钻进人家的被窝里睡觉？”

“事情是这样……”

闹哄哄的批斗大会会场终于开始安静下来，看来不少兴趣盎然的人都急着想知道事情的详细始末，因此，刚才批斗会主持人又拍台又吹哨也无法使这平静的会场，这下子终于安静下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

“要他抬起头来，让我们看看他的猴相！”被斗者刚要说话，被场下传来的一声吆喝打断了。两个负责监押的民兵立即把被斗者的头发一揪，被斗者低下的头抬了起来，他脖子上挂的写着“流氓犯郑七引”的牌子也跟着晃动了一下。

坐在这水利工地临时搭的批斗台下面的全社各大队近千名水利民工全都看清楚了：这是一个相貌还颇为英俊的，二十二岁左右的小伙子的脸面，脸上交织着极度的耻辱、悲哀和恐惧的神情，眼睛里噙着一汪泪水，泪水正一滴滴顺着脸颊向下流。

“事情是这样的，”他一面轻轻地抽泣，一面述说，“昨天傍晚来到这住宿的村子之后，带队的党支部书记成伯给我们在小学学校里分配宿舍，他说四年级课室做男宿舍，五年级课室做女宿舍，晚上自由活动，让各人自己整理床铺。我有一个亲戚住在这村子里，多年未见，临来之前，我妈吩咐我，到来后要到这亲戚家里坐一坐。于是，我把行李卷向四年级教室一放，就到我亲戚家里去了。亲戚很热情，一次又一次地留我坐久些，又煲鸡蛋糖

水请我吃，这样，一直磨蹭到深夜十一时多，我才离开亲戚家回宿舍睡觉。我来到宿舍时，人们全都睡了，宿舍没有灯，黑古隆冬的，我又没带手电筒，什么也看不见，只好慢慢地摸进宣布做男宿舍的四年级教室，想找到我自己的行李。天很黑，什么也看不清，又怕走动惊醒别人，找不到行李，我心想，横竖这宿舍睡的都是同村兄弟，钻入谁的被窝里睡一夜也没问题，将就睡一夜算啦！于是，我就随便撩开一个帐子，钻进被窝里去了。可谁知，睡到天光，我才知道，这课室已经调换为女宿舍……”

台下发出了一阵哈哈的大笑声。

“你为什么这么便宜，偏偏会误钻入女人的被窝里，而不误钻入牛窝里、猪窝里呢？”一个歪脖子的人跳上台，大声地指斥他。

郑七引瞪着惊愕的眼睛，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确实，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误入牛窝、猪窝，而偏偏误入了女人的被窝里呢？要是误入了牛窝、猪窝，那不就一点事儿也没有了吗？

“小子，无论怎样，总之你是和女人睡过一觉！”

“你既然见到了鱼，就不会不吃，天下哪有见到鱼也不吃的猫？”

“……？”“……？”喧哗声淹没了整个会场。

三

路前面有人，凤珍把已经戴得前倾的草帽再向额前拉了拉，拉得几乎遮住了整个脸庞，但当她走过之后，还是听到了后来传来嗤鼻的谈话声：

“就是这女人，和男人睡过一个晚上！”

“长得还挺漂亮呢，可惜！”

她想哭，但已经没有眼泪了。回到家里，一头扑倒在床上，几年来的咸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打那个倒霉的晚上起，她经历这样的奚落已经成百上千次了。没有人能比她更清楚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更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自己的怨恨和痛苦。她常常痴痴地想：假如公社不搞那个水利工程就好了，这一切就无从发生！或者即使搞，如果队里不派自己去当民工，那一切就不会出现！或者即使去当民工，要是那天晚上不临时调换宿舍；或者，七引那天晚上不去亲戚处；或者，他回来时手里有支手电筒；或者，他不是刚好钻进我的帐子里；或者……这众多的关口哪怕只要有一个亮起“红灯”，那这一切的一切就全都不会发生了！然而，这十个“假如”，一百个“如果”，一千个“要是”，一万个“或者”，全都，全都沉到太平洋底去了！

她常常抑制不住对一些人产生怨恨之情：她恨那个提出搞水利工程的公社领导人，她恨那个派她去当民工的生产队长，她恨那个临时提出调换宿舍的工地负责人！

特别，她恨郑七引。

你这郑七引，为什么你钻进被窝里时，不留心察看一下？只要你用鼻子嗅一嗅，或者随使用手摸一摸，即使摸摸头发吧，你也会发现留心在你身边的是个姑娘！可是你不，钻进来就躺下睡觉，而且，睡得那么沉，醒得又那么迟，以至出现这害人害己的事情！

唉，都怪自己，如果那天早上发现他时，自己不发出那么一声惊叫，而是不声不响地轻轻推醒他，告诉他走错了宿舍，让他悄悄地离去，这一切的一切，就全都不会发生了。

也许，这一切都不该恨，这一切都不该怨，但那末，该怨的